

715.2
784

共記之華新書

四虎山恩仇記

蘇
浪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发行

書號：(中)0503

四虎山恩仇記

著者：蘇浪

編者：中南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籌委會

出版者：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漢口洞庭街100號)

8,001—10,000 (漢)

定價(甲2)2,900元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再版

長江文藝叢書 出版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長江文藝叢書』，以編選反映中南區人民（包括部隊）的生活與鬥爭之較好作品，兼選此處所能搜集到的反映其他各地的較好作品及有指導意義之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二、所謂『較好』作品，僅係就各時期中南區所出現的文藝作品之一般水平而言。編選標準應隨着中南區文藝運動的開展而變動，採選原則應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決定，並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具有較大意義之作品。

三、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報告、小說、詩歌、說書詞，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之文藝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文字。

四、本叢書歡迎投稿，並希各地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及廣大讀者推薦合乎本叢書標準之作品，惟已出單行本之作品，本叢書即不再行編選。

一 張福壽雨夜報信

是四月七號的晚上，快下一點了，山裏『嘩嘩嘩』的下着很大的雨，彎子裏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偶而閃一道電，才照見幾間流着水柱的茅屋。

突然，『齊刷，齊刷』的從南邊的小路上，好像有人走向彎子來。雨聲太大，狗子沒聽見，也沒有咬。但這腳步聲却早就被隱藏在路邊一棵大樹下的哨兵發覺了。

『誰？』哨兵喊出嚇人的聲音。

『是我，……我……』那人喘着氣回答。

『舉起手來！』哨兵的電筒扣亮了。

看見有個人，披着一塊布，滿身泥漿，高高捲起兩支褲腳，舉着手站在路上，像是趕了長路來似的。

『你幹麼事的？』哨兵在遠處問。

『同志，有要緊事報告你們，我是從張家溝趕來的，快點領我去看排長，快點！』那個人焦急的說。

哨兵『卡』的一聲把子彈推上膛，握緊着槍柄命令道：『你走過來！』那人很快的走了過來。

『是你呀，張大爹！』哨兵立刻認出這人是張家溝的農會主任張福壽。

『啊！李同志。』張福壽也認出了哨兵。『快把排長喊起來！』他說：『我有緊急情況報告他！』

『麼緊急情況？』

『劉……，劉么鬍……』

『劉么鬍？』哨兵叫道：『你等一等啊張大爹。』說着就跑回去喊排長了。

提起劉么鬍，四虎山裏的老百姓那個不想咬他一口。他本來是河南的一個大地主，日本人時候當過維持會長和縣長，國民黨時候又變成參議長和『剿匪自衛隊大隊長』。近幾年，劉么鬍藉『剿匪』爲名，經常橫行四虎山裏，姦、殺、燒、搶，不知造出了多少慘案。

本年河南全部解放後，劉么鬍又帶着三十幾個『心腹』竄擾在鄂豫邊境，四虎山一帶的人民又遭了殃。

他威脅羣衆說：『莫得意！天下都是三天黑兩天紅，八路壽命不長，眼睛往遠處看！』或者就窮兇惡極的說：『俺也搞不長了，操他娘！樂得幾天就幾天！』聽了這些話，善良老實的老百姓心裏怎麼不怕呢？

所以隊伍最初進山時，工作很困難，老鄉們處處躲避。但是，邪氣壓不了正氣，在我們全心全意爲老百姓做事的解放軍同志全力宣傳并以實際行動感動下，老鄉們才漸漸變了態度，才爭取了今天這樣軍民一家的情況。

劉么鬚是個老奸巨滑的匪頭，因此捕捉他也感到非常困難，他今天東，明天西，變換無常。

就在前幾天，二排這裏接到了上級的密令：說劉么鬚最近已潛來四虎山腹地（就是二排駐剿範圍），要二排密切注意，但又要小心謹慎，不可打草驚蛇。

二排接到這個密令後，就在附近佈置了情報網，每個同志緊張的期待着活捉劉么鬚變成事實，好爲人民早日除害，好爭取立個大功。

當哨兵一聽張大爹說『劉么鬚』三個字時，他怎麼不興奮！馬上跑去把排長喊醒了。

在屋子裏，張大爹來不及脫去濕透了的衣服，一口氣向排長報告道：『排長，九、十點鐘時候，我灣子裏來了七個人，有四枝長槍，兩枝短槍，硬說是解放軍的剿匪隊，要派飯吃。我看樣不像，人也生，又不敢反抗，就只好做飯給他們吃。那幾個人裏面，有個叫劉大爺，胖胖的，一個酒糟鼻子，下巴上長顆痣毛，一口河南話，一眼看去就像個土匪頭子。吃了飯他們就睡了，放了三個哨把守住灣子，不准人出進，我就越疑心他們不是好傢伙！我躲在隔壁偷聽，那個胖子在烤衣服，他說了一句話，

着我聽準了……」

「聽準啥？」排長緊張的問。

張大爹說：「那胖子一面烤衣服，一面長聲短嘆在發牢騷，他說了一句：『操他娘！俺劉炳南會落得個今天！』」排長，劉炳南就是劉么鬚的本名，這傢伙不是劉么鬚是誰！我一聽這話，就從後門偷跑出來，一口氣趕來報信！排長！快點去，天亮前趕到，準把這批忘八蛋一個個活捉！」

「有種，張大爹！」排長好興奮，問了聲：「幾里路？」

張福壽說：「砲把多路！」

排長看了看手錶，毫不猶豫的命令：「二三班緊急着裝，馬上出發！」

二 意外的慘變

「嘩嘩嘩」的大雨還沒有停，天好黑，路好滑。四十八歲的張福壽在前面帶路，排長和兩班同志緊跟在後邊。可以說，就像閉着眼睛一樣的在摸着。

「撲屈！」是誰摔了跤。「×他媽，好滑！」又站起來跟着前進了。

排長回頭小聲命令道：「往後傳，不准啃氣！不准打亮！不准掉隊，堅決完成任務！」

『往後傳，不准啃氣，不准打亮，不准掉隊……』

『往後傳，不准啃氣，不准……』

『往後傳，……』

『……』一連串緊張而細小的聲音。

『排長，』張大爹說：『隊伍爲我們老百姓這樣吃苦，等兩天我們享了太平，麼樣來報答你們啊！』

排長說：『張大爹！你這大年紀，淋着雨來回跑二三十里路替我們報信，趕明天我報告區政府給你立功！』

『說得好！』張大爹說：『這點小事立麼功？』

愛講調皮話的戰士小余說：『得啦吧，都是爲人民嘛，還講麼客氣！』

天黑路滑，又是小路，花了兩個多鐘頭，將近四點鐘左右才摸到張家溝。雨停了，天上透出一彎殘月，照着沉靜的山莊。

停在小山坡上，排長馬上佈置戰鬥。

『伙計，捉活的！』戰士們在磨拳擦掌的說。

張福壽遠遠望見彎子裏還有幾點燈火，奇怪的說：『他們還冒睡？』

排長說：『沒有睡更要小心！』就把一個班佈置在外圍警戒，自己帶領一個班分四路向彎子裏搜索前進。

沒有絲毫發現，一直摸到了墳子邊上。怎麼？聽見墳子裏哭哭喊喊的非常吵鬧。

『出事啦！』張大爹叫了一聲：『排長，快進去看！』

排長他們一股勁衝進張福壽家裏，一幅意外慘變的情景呈現在他們面前：

張大爹他老婆的屍體倒臥在地上，張大爹的兒媳婦滿頭是血，抱着血淋淋的兩歲小孩像瘋子一樣的坐在床上哭喊。在旁邊，捆着一個四十來歲的人，這人垂頭喪氣，好像已經挨過了打。

屋子裏擠滿了老鄉，外邊的人還不斷的湧進來。

『麼樣啦？麼樣啦？』張大爹驚狂的叫了起來。

『是麼樣一回事？』排長問。

『爹呀！活不成啦！活不成啦！』兒媳婦哭得更兇了！拚命的捶打着自己的胸膛。

『四哥！』一個老鄉說：『土匪殺人啦！你溜去報信後，冒得一會功夫，土匪頭子找你要柴火，一喊，你不在，他們就詫了！再一看，見竹牆倒了，土匪曉得你去報信啦！說了聲：「好！看你狗禽的往那裏報！」就動手殺人。先殺了四嫂三刀，又殺你媳婦，你媳婦跑出來喊救命，土匪們就動身開跑，死絕良心啦！臨跑還把你孫子殺了一刀！我們都冒睡着，一聽見喊就起來追！土匪放了幾排槍，還把張雙喜打傷了。我們還是拚老命追，追到小水灣，土匪跑遠啦，冒捉到土匪頭子，光捉到這個狗禽的四哥！這口冤氣嚥不了啊！我看先把這狗禽的皮剝啦再往上報！』

『完啦，完啦！』張福壽失了神一樣的頓着腳，一時不知麼樣辦。

排長問：『土匪跑啦好久啦？』

老鄉們說：『好半天啦！』

『往那邊跑？』

『李家畝那邊。』

排長回頭就叫二班長說：『你馬上趕回去打電話，向連部報告，注意堵！』對二班副說：『你去把警戒哨撤回來，等天亮把這個傢伙帶回去，我帶二班去追！』

老鄉們說：『怕追不上了。』

排長堅決的說：『不怕，老鄉！看他們跑到那裏？老鄉們，你們照顧下張大爹，天亮後就上區裏去報告一下。張大爹，我們走啦，捉到劉么鬍再來喊你。』

老鄉們把『排長小心啊』的話才說到嘴邊，排長和同志們的黑影已經在門外消逝了！只聽見上刺刀，裝子彈的聲音。

在屋子裏的老鄉們，七言八語的勸着張大爹和他兒媳婦。

張大爹半天才清醒過來，喃喃自語說：『劉么鬍！土匪！我姓張的喝你的血也不夠啊！我那輩子做錯了事得罪你？你殺我三代人，哼！』他撲了過去扭着那個被活捉的土匪的頭用力的搖着：『你說，我張福壽那點得罪了你們，你殺我三代人，你說！』

那土匪幾乎像哭一樣的說道：『你問嫂子，俺沒動手，老鄉，俺也是逼得沒法才跟他……』

『跟他說麼事，拖出去剝啦！』有人在喊。

『老鄉，使不得，我冤枉啊！』土匪撲倒在地上磕頭哀求。

有個年紀大的老鄉說：『先莫忙，政府會處理他的，你們亂搞不得。』

大家才忍住氣，狠狠的看着那土匪。

隔壁家的張大嬸子擠出來指着土匪的頭罵道：『我看你也有這大一把年紀啦！你麼樣做得出這些事啊？死沒良心的。』

土匪只是搖頭。

三 俘匪不敢講實話

第二天天亮，三班長帶着戰士押着被俘的土匪回牛角灣去，兩個老鄉上區裏去報信。

三班走到半路上，碰到排長和二班同志拖着一夜疲勞的身體也回來啦；再一看，指導員也來啦！

排長說：『我們一直追到李家畝，老鄉說沒見啥，估計土匪又分散開了。我們已經

通知各單位注意圍剿，先回來問問這傢伙再說！」排長指着土匪跟指導員說：「喏，就是這傢伙！」指導員看了一下說：『還是個小老頭呢，回去再說吧。』

回到牛角灣，老鄉們一見這光景就知道是抓到土匪了，都擠上來，有的一聽見『土匪』二字就喊打！

指導員說：『老鄉們莫急，我們把情況搞清楚再講給大家聽！』

進屋子後，土匪倒在牆腳邊呻吟着：

『官長，請鬆點綁，兩個胳膊像要斷啦！』

指導員說：『就把他解了吧！』

歇了一會，指導員掏出鋼筆，拿着小本子問土匪道：

『你叫啥名字？那兒人？』

『叫胡定山，河南人。』

指導員說：『你別怕，問你啥就老老實實的講哈，咱解放軍政策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你講劉么鬚現在還有多少人？多少槍？經常活動在什麼地方？』

『這……』

『講呀！』二班長朱學忠脾氣比較暴，在旁邊插嘴說：『怕哈？要揍你早就揍啦！』

『唉，沒辦法啦！』土匪慢吞吞的說『前些時在河南被你們追得兇，才跑到四

虎山來，白天就在山裏頭躲躲，夜晚下彎子裏找點吃的……沒辦法，搞不長啦！」

『操！』排長不耐煩的說：『誰要你講這！』

指導員說：『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劉么鬍他們往那裏跑了？』

『不知道。』

『真的？』

『真不知道，官長，劉大爺上那兒去先不告訴俺們，俺們只曉得跟着跑。』

『那平常你們躲在啥地方？化裝成啥人？』

『平常，平常就躲在李家畝……吳家橋，柳店一帶，山上這裏跑跑，那裏逃

逃……』

『問你躲在那家那灣？』排長說。

『俺不知名，說不上。』

『說不上，說不上就槍斃你！』二班長罵道：『看你這股子熊勁，就沒說出一句

老實話！』

指導員把手一搖，說：『先把他帶下去休息一會，吃飯給他吃個飽。』

指導員跟排長他們說：『我說，這是個好機會，咱別急，咱得講政策，只要在他口裏問出一句實話，劉么鬍保險逃不了。』

排長說：『對，咱得先開導開導他！』

四 奇異的相逢

留在家裏的一班戰士胡國柱，徐龍山，王光海三個人一早就去灌菜園了，吃飯時候才回來。

昨夜出發的同志一見面就報告給他們好消息：『伙計！抓到劉么鬚的一個土匪啦！有辦法！』

『真的？』胡國柱他們問。

『那個開玩笑，在後邊，你們去看嘛！』

徐龍山和王光海就跑到後面去看，胡國柱拿起帕子搵把汗再去。

胡國柱才走到廚房門口，就聽見後面談話的聲音：

『你們搞麼嘛！蔣介石幾百萬都完了蛋，你們幾十個人還想造反……』徐龍山的聲音。

『……』

『你是那裏人？』王光海的聲音。

『河南人。』

『叫麼名字？』

『叫胡定山。』

『胡定山！』這三個字像針一樣刺進胡國柱的耳朵裏，他三步併做一步的跑了進去。一看，一點不假！他看見的，那個蹲在地上抽着毛煙，穿一身破棉襖，下巴短鬍子，紅濕濕的風火眼，滿臉皺紋的那小老頭，那土匪，就是胡定山。

胡國柱呆住了！站着，半晌沒喘氣。

土匪抬起頭看了他一眼，仍然在抽煙。

『他不認識我啦，』胡國柱心裏說：『爲啥？爲啥偏偏在這裏遇着他！』

『……』

『爲啥當了土匪，爲啥？叫我咋辦……』

『……』

徐龍山和王光海蹲在地上只管和土匪問這問那的。胡國柱却呆呆的站在一邊，像跌在一個夢裏一樣的迷惑、恐慌。

過一會，王光海站起來說：『走！吃飯去！』

胡國柱像沒有聽見。

『走啊老胡！』

『啊……』胡國柱失了神一樣的跟着走了出來。

徐龍山開玩笑說：『老胡還是個糞耙心啦！同情那土匪啦！』

胡國柱搖搖頭說：『不是，你們不曉得！』

五 『叫我咋辦？』

『叫我咋辦！從那裏說起！咋辦！咋辦！』睡午覺時候，胡國柱那裏睡得着，睜着雙眼睛只是想，他不自覺的咬着指甲，把血都咬出來啦。

……

『算啦，操他娘，土匪，我堅決不認他！』

……

但是，當那可憐的，衰老的，紅濕的風火眼，滿臉皺紋的面孔出現在他眼前的時候，想到過去，想到從小，胡國柱的心又軟了！『他走啦冤枉路啦！』胡國柱心一酸，眼淚忍不住流了出來。他趕忙揩乾眼淚，生怕被人看見。

『咋辦？咋辦？』

胡國柱心裏揩了好沉重的一個包袱，但是沒有被一個同志發覺。